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

北欧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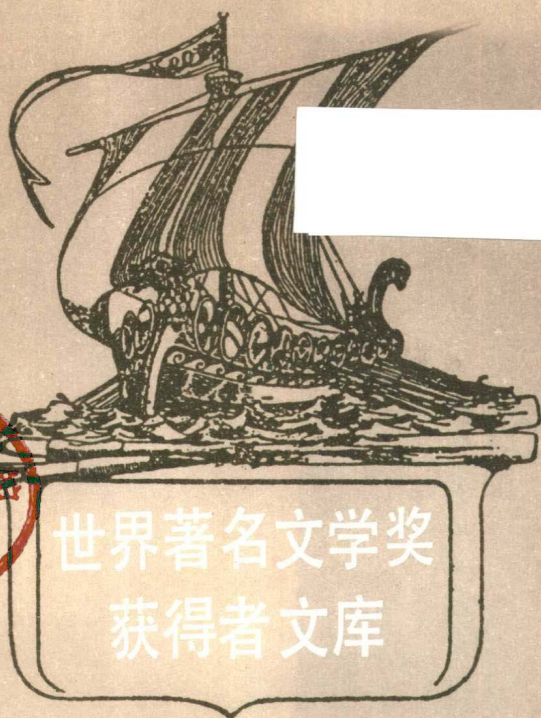
斯德哥尔摩人

〔瑞典〕

伊瓦·鲁一约翰逊 著

石琴娥 主编

工人出版社



世界著名文学奖
获得者文库

(北欧卷)

斯德哥尔摩人

(瑞典) 伊瓦·鲁·约翰逊 著
石琴娥 主编
石琴娥 译

责任编辑

赵天琪

封面设计

潘岱予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北欧卷

· 斯德哥尔摩人

石琴城 斯文 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11.25 字数：26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9,030 册

ISBN 7-5008-0203-X/I·50 定价：3.85元

目 录

前言	1
我的岛屿叫哈夫尼亚	1
永动机	19
“拐棍儿”的搬运社	52
在海关	81
钻营者	103
一位诗人	143
在官僚主义者中间	169
社会等级的新陈代谢	189
美与丑	207
图书馆女郎	231
艺术的问题	243
学外国语	261
达·安德森之死	284
替身	304
大选	319
手推车	330
译后记	347
附录 1	350
附录 2	352

我的岛屿叫哈夫尼亚

一

我的岛屿叫哈夫尼亚，它是斯德哥尔摩市赖以建城立廓的14个岛屿之中的一个。这个小岛位置在诺斯特罗姆海湾的中央部分，早先，它一直名叫小石岛。后来又有很长时间里被人叫做斯特罗姆城堡。

哈夫尼亚其实是租用那座城堡的一家保险公司，而整个小岛也就有这么唯一的一幢房子。那幢房子倒真够大的，几乎把整个小岛都盖满了，光是窗户就有上百扇，那份华丽的气派跟宫殿一样。就在城堡的沿水面的墙根上，有一处镌刻着几个赫然大字：哈夫尼亚。

我推着运货手推车来到这里，停下脚步，仔细端详这个岛屿。它的四周是圆形的、形状象一枚图章，整个岛屿是一块硕大的岩石屹立在水中。我暗暗下了决心：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之时，我一定要买下这个岛屿，把通向城堡的悬桥拆掉，使它变成只能靠划桨泛舟与外界联系的一座孤岛。我和我的心上人将相依相随毕生居住在这个岛上。我那个可爱的人儿名叫英格堡，是个青年俱乐部的管理员。

在这座城堡里我将创造出美丽得令人心头热血汹涌澎湃的不朽杰作。

在那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之时，我将会把这座岛屿重新改名，我将命名它为贝拉岛^①。

我总算有了一个新的安身立命的家——斯德哥尔摩。我对它感到格格不入，但是我相信有朝一日我总会叫这座首都俯首帖耳，来适应我的生活。

二

“快捷”搬运服务公司座落在斜坡的一条又挤又窄的背街上。我们总共是五个搬运员。在“捷运”办公室里领不到活计干的时候，我们也分出个把人帮着一家和我们协作关系的煤店扛扛煤包。那个活计真叫受罪，我必需背着装满无烟煤的麻袋爬六层楼，先把煤送给住在屋顶阁楼的住户，然后再挨层往下送。每个麻袋有95公斤重，沉甸甸的份量几乎把脊梁骨都压弯了。在一步一步捱往上爬的时候，我往往假想这麻袋里装的不是煤而是装满了琢磨得晶莹剔透、熠熠生辉的黑色金刚钻。

屋顶阁楼的住户们的家私左右离不了粗花呢面料的蹩脚沙发、罩着油光发亮的椅套的老掉牙的旧安乐椅，毡绒镶边的镜框里装满了先代祖辈的照片。越是往下，东西越不一样，陈旧的老式家具见不着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覆盖着质地精美、四周饰有流苏的床罩的席梦思大床、直背式新型橡木坐椅。墙上不再挂照相框了，而是贴着体育明星的海报。1920年的斯德哥尔摩正处在由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过渡时期，而屋顶阁楼就是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的墓地。

^① 原文系为法文。

不过，有时也能派到一些挺有意思的活计。在“快捷”公司的顾客圈子里，有一家政府机关、两三家没有正式挂出招牌的妓院、几个放荡浪子，所以除了为顾客从这幢房子搬家搬到那幢房子，从这个房间把东西搬到那个房间之外，还要干不少跑腿的活计，比方说跑一趟海关啦，为这个那个妓女去买瓶烈酒啦等等。那些妓女就住在公司的同一条街上，她们似乎总是赶不及在酒店关门之前穿戴打扮整齐的。这些女人把月亮当成太阳，把黑夜过作白天，也真是难为了她们。她们是我们的最惹人疼爱的顾客。

最惹人讨厌的顾客是那些上等人 and 有钱人。在全市首屈一指的格兰德大饭店的一套华丽的客房里，一位身穿真丝绸裙的贵妇人正襟危坐。她吩咐我送封信到某某地址。等我送信回来收取服务费的时候，她那付雍容优雅的模样全都不见了，而是用刺耳的尖嗓音讨价还价起来。

她上一回差遣另一家服务公司的一个跑腿的送了同样一封信，价钱却便宜50奥尔^①。

“你瞧瞧，”她说着手随手拣起一封信，把信封拆开。

信封里空空如也，半顶点信纸也没有。她送这类信仅仅是为了使唤别人，她说她这么做是为了考察考察工人们是不是诚实。

“工人怎么样？”我禁不住说道。“我们也是人！”

“你们是吗？”

“差别只在于我们不得不干笨重的活计。”

“你们口口声声要夺取政权，”她恨恨地说道，“这终究会叫你们付出巨大代价的。”

50奥尔毕竟还是50奥尔，再怎么心疼也只好认晦气，我自己掏了腰包去向公司交帐。

不过，对于她来说这只是一场作威作福的小小把戏而已。

^① 奥尔为瑞典货币中最小单位，100奥尔为1克朗。

三

我推着手推车穿过大街小巷。这辆车安着两个铁皮包边的轮子。轮子不算小，每个都有14根车条，在卵石铺地的街上，走动起来便发出啵啵唧唧的轰鸣声。在刚刚升起的旭日照耀下，我推车前进，一边对一位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小伙子暗暗赞赏，倒不仅是因为他衣着入时，身上的那套便服既挺括又熨贴，而且也还为他那付潇洒的风度，居然只用一只手便可以拎着手杖、拿着手套，还夹着一份保守党的日报，姿势是那么高雅优美。

展现在我面前的街道被挖成一条深沟大壕。大大小小五家国家和市政一级的主管机关正在为这些街道和街道底下的泥土而进行一场角斗，哪一家也不甘示弱。这五家大小衙门是：城市街道管理办公室、自来水管理局、煤气管理局、供电局和电报局。这些公用事业管理局哪一家都有一大批精通专业的工程师、工长，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工人。一到夏天，他们就把街面挖得面目全非，纵横全都成了深沟，然后再把这些深沟填平，真是没事找事干。

其实那样说也冤枉了他们。这类费力又不讨好的工程往往是这样形成的：那家负责铺设最上面一条管道的管理局的人一马当先，破土动工把街面挖开，铺好管道，然后精心地填平泥土，铺好街面。过了一段时间，另一家管理局派人来敷设底下一层的管道了。街面又重新被挖开，管道铺设就绪，沟壕填平，然后街面又被整治得完好如初。不消说得，后来轮到第三家管理局的人马开来了，他们不得不再把街面开膛破肚，把所有的活计全都重做一遍，直到把街面的卵石工工整整铺好，人马才撤走。接着来的是自来水管理局的队伍，因为自来水管是要往深处理的，那班人把不久前刚刚填平的深沟挖开，而且干得十分仔细小心，必需尽

量不去惊动前面几家管理局的工程师们。他们也拉好管道，填满泥土，铺好路面，一切如仪。姗姗来迟的是街道管理办公室，那是来铺设下水道的。下水道铺在最低下，可是又粗又大，若是不打算挪动已经铺好的四条管道，那是休想安放下去的。于是乎，整个工程必需重新从头再来一遍。就这样，整个夏天都在没完没了地挖了填、填了再挖。一年当中有三个季节四通八达的通街大道看起来活象壁垒高筑的散兵壕，而一年的剩下的那一些日子则是大雪纷飞。

瑞典技术水平高超的赫赫名声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远扬国外。四面八方都派代表团来考察，甚至澳大利亚和中国也不远千里慕名而来。

那些来自遭受过战火蹂躏的国家的代表们一见到这条四通八达的深沟壁垒的散兵壕，便身不由主弯下腰来，似乎本能地想避开射来的子弹或者手榴弹。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位从地球另一端的某个不发达国家来的代表惊愕地问道。“为什么不一开就铺最底下的管道呢？”

另一位来自地球对面那一端的代表则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倘若从我们那边朝这么挖下去，穿透地球，一直挖到这一边，那方向倒恰好合适，”他说道。“可是在这里，从这边照这么挖法嘛……”

“那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翻译说道，其实他是在把专家的答复译成外语。“诸位的高论只不过是外行人的看法，而我们瑞典人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阶段。”

四

我推车来到一处工地，年久失修的破残住宅房屋已经拆除，

一幢占地面积不小的高楼大厦将在这里拔地而起。建筑工人人们在轮班休息，在一间工棚门前，一个工头在抄写着工资发放表。泥瓦匠三三两两围在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天，他们的工装都被泥浆和石灰水溅得斑斑点点，瓦刀和刮泥板擗得满地都是。

一个大概有点身份的泥瓦匠吆喝着吩咐两个壮工爬上高处把脚手架脚板上的轱辘取下来，但是两个人都不买这份帐，一口拒绝，说是合同里没有规定要代别人干这类杂活。这一下事情就弄糟了，两派工人不免口角起来。看起来连工人当中也照样分成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而泥瓦匠自然是境况最好不过的。过不了多久，这桩事情就算不了了之，泥瓦匠们继续聊天，话题转到眼前这个工程有没有意思。

“唉，真糟糕。”

“当然，真他妈糟糕！”

“再糟糕也没法糟糕了。”

“而且越来越糟糕。”

“不错，一天比一天更糟糕。”

“一分钟比一分钟更糟糕。”

“究竟什么东西那么糟糕？”

“反正就是糟糕！”

这个话题算是议论完了，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他们便喝起啤酒来。啤酒是从附近的一个小店铺里订好了送到工地来的，大家从一个大铁桶里舀着喝。

“这幢楼派什么用场？”我停下小车不无好奇地问道。

他们朝我哈哈大笑，好象拿我当成了刚刚进城的乡巴佬。

“这幢楼里来来回回的全都是官，没有一个不是当官儿的。有局长、局秘书长，还有许许多多公文上盖印章的官儿。一个大官僚，三十个小官僚。这么说吧，有一个总头头，总头头管着好多头头，头头下面还有小头头，小头头下面管着我们这一大批

人。每个角落里都坐了一个文书，专门给当官儿的抄抄写写。要是没有猜错的话，在大楼底层会住上一户工人家庭，那是看门的。”

壮工们也在舀着啤酒往喉咙里灌，不过他们自己围成一堆。

“可是等我们夺取了政权，我们会很快地把这帮子官僚统统撵个干净。”

最后这句话是隔了好久后从我身背后传来的，似乎是火山爆发之前闪雷般的轰鸣。

五

斯德哥尔摩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岛屿组成的城市，海鸥停栖在铅皮房顶上憩息，而也许还误为仍然站在海水中的露顶的礁石上。斯德哥尔摩最初建城的时候有七个岛屿，象是一条锁链一般把梅拉伦湖紧紧锁住，不过那就是以前的事，这座城市的市区早已越来越大了。市区之外是一大片水网地带，星罗棋布着七千多个大小岛屿。

斯德哥尔摩除了那7个大岛之外，还有140个被称之为“哥尔摩”小岛，其中最受工人憎恶的要算是“里达尔哥尔摩”，也就是骑士岛。昔日执政掌权的贵族世家的宫殿都在这个小岛上，而如今这些宫殿又被用来作为政府部门的所在地或者是达官贵人的府邸。骑士岛教堂里安葬着死去的历代君主。这个小岛上贵族世家昔日的辉煌景象和奢侈排场至今依稀可辨。如今，这个小岛似乎被名目繁多的政府机关挤得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最高法院、税收法庭、全国统计署、全国档案馆、国家事务办公室、全国商会、房地产管理委员会、所有冠以“皇家”字样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几乎全都云集在这里。承接各类报表和法律汇编业务的诺斯但特书店正好和源源不断生产这些东西的各个机关左右为邻。

就在这林林总总的大小官署之中矗立着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建造者比耶尔·亚尔^①的塑像，他不无辛酸地俯视着他所缔造的这一切，而现在这一切对他说来又都是那么陌生。他曾经制订了保障妇女自由的法律，然而这条法律早已不再存在了。

更惹人讨厌的是那些久已死去的君主，那些被认为是一切战争的发动者。城里有时流传着关于国王和王后棺材的种种故事，说是这些死人的头发和指甲一直在长，都长到棺材外面来了。于是不得不派人去给他们剪头发和修指甲。据说有时候王宫广场上也出现了类似头发和指甲的故事。王宫的卫兵得到命令，一发现王宫城墙裂缝中长出任何可疑的古怪东西便需立即报告。国王侍从长办公室会马上派人来察看。但是动手把长出来的那些枝叶剪掉或者锯掉则留到更深人静以后再动手，因为那时王宫广场上不再是游客如云了。

离开骑士岛不远，肉眼可以望到的是“朗哥尔摩”也就是长屿，那个小屿是监狱所在地。人们真希望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抓到的人有朝一日统统都关到那个小屿上去。还有一则笑话是这么说的：

“敝人是执法吏。”有人这么自我介绍。

“执法吏？难道说执法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外面走动？我原先以为所有的执法官都关在长屿里头。”

莱曼哥尔摩，也就是烧酒之屿，似乎是得到了最好的管理和使用。在绿树掩映之中到处是大理石的高大门柱，这里汇集了驻军营房、高等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和图书馆。

工人们往往是共和派和反军国主义者。他们对所见到的一切、深宅大院都不胜憎恨，也包括新盖的高楼大厦。只消他们把

^① 比耶尔·亚尔（？—1266）瑞典国王埃立克森的妹夫，国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从1248年到他逝世，是瑞典实际的统治者，摄政期间制定各项法律，把瑞典版图扩大到芬兰，有力地加强了瑞典王室的地位。

那些楼层一建造好并且把计件工资的余额部分拿到手，便情不自禁地开始对那些楼房表示憎恨。他们自己则是住在窝棚里过日子的。在工地上干重活的大多是刚刚进城来的乡巴佬。

“如果我推荐你去干活，下一回你也该帮我的忙作为报答，行吗？”有人对他们说道。

“是不是干啥都要有人推荐担保才行？”

那些刚刚进城的人一无所知，天真得以为光凭着自己的力气和诚实就可以在城里混日子。

“唉呀，城里连上毛厕都要有介绍信才让进的，”人家这么回答他们。

我自己也刚进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凑巧遇到了一位已经当上了议员的同乡，格努霍尔村的埃立克·彼得森。

“我想要一封介绍信到图书馆去借点书，”我探询着说。

格努霍尔村来的议员先生倒毫不摆架子，对我十分谦恭下士。

“你可以得到一封。”

“好哇，那么我今晚就可以去借书了。”

“嗯，这么快哪来得及。我必须先去找到一张申请表，而且要找到一张正好合适的申请表。然后我必需在两个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上我的名字。不消说，我必需也找两位议员先生。这样起码要到下星期四才行。你后天再来研究研究具体该怎么做。现在我要去出席全体会议了。”

六

坐镇“快捷”搬运服务公司办公室的是个跛子，大家都把他叫“拐棍儿”。他也是服务公司唯一的管理人员，至于开这家公司的老板，那是从来没有露过面。拐棍儿便成了特殊人物，俨然

以公司的全权负责人自居，支配着一切事务。他先生是个驼背，在一生中本来应该是青春活力最旺盛的年华里，他却不得不长年累月躺在医院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人家不得不动了手术，从他身体里这里那里去掉了一些骨头。从那以后，他就又驼又跛，成了终身残废，不得不支着两根拐杖一步一步向前挪动。他以前曾经粗浅地学过一点簿记，来到这家公司以后又自修了一些专业知识，成了整个运输工人队伍中最能静坐不动的人了。

他坐在一张可以旋转的扶手椅里，尽量把驼背挺得笔直。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摆着三样东西：电话、定货登记本和现金保管箱，而他的象鸟爪一样的手便在这三个点之间来回回断断续续地画着三角形。他的两条腿没有一条是完整的，有一条从大腿那里往下弯曲成了弯钩形状。他的左臂和左手也是畸形。他的头发每天早晨都梳得油光锃亮，可是那颗圆圆的脑袋没有经过头颈的引领便迤迤和前屈后恭的上身连接在一起。他的上嘴唇上稀疏地覆盖着几茎颜色很浅的须毛。他抽着一种“托尔克”牌的廉价的香烟，而且是一根连着一根，似乎整天嘴上都不熄火的。他对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真可说得上是了如指掌。星期天他往往一步一步捱到体育场去，因为他自认为是体育方面的专家。

他的整个人生观是辛辣而又尖酸的。他对一切事物都疑神疑鬼，比方说，他认定只要是狗，都是要咬人的。其实，他心灵上的残疾更为厉害，相比之下，他身体上的那么厉害的残疾还算不了什么。长久的残疾人岁月已经惯坏了他。因为他是个跛子，人家都愿帮帮他。他却认为别人为他做事是天经地义的。结果是，他总是动动嘴，别的手脚健全的人却为他跑东跑西忙个不停。他动不动就张口一顿臭骂，然而没有人愿意向他提个抗议，因为他是个残疾人，而在健康人的眼里残疾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想想也真十分滑稽，或许是命运的嘲弄，一家名为“快捷”的经营搬家业务的企业竟是由一个象拐棍儿那样的自己几乎不能行走的人来领导。

“快捷”公司拥有三辆手推车，可是却雇了四个推车工人，或者说四个工人推了三辆手推车穿小巷，过大街，走遍全城，把顾客们的大小物品送到指定地点。

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是一歇下来就猛喝啤酒的，此人是从公司营业之日起就受雇在此的元老。另外两个是中年工人，为人都挺随和老实，其中一个长着一头我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红头发。这两个人体力都不大行，干重活往往疲劳得支持不住。

“城里人务必要时常挪挪窝才行，”拐棍儿发表高谈阔论说。“他们务必要搬家不可。这是个大城市。这里人们都过了一段日子非得换换地方不可，为的是可以放心，相信自己还活在人间。”

“这一来他们就让你有了干活挣钱的机会了，”一个搬运工人说道。他正巧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个箱子上，端着随身带的酒瓶呷了口烧酒。

“那倒不是这么回事。再说是我派给你们大家活计干的。”

“我敢说他们也是你的衣食父母，不是吗？”

拐棍儿翻翻鱼肚白似的眼睛对这个毫不知趣又偏爱搭腔的家伙投去了轻蔑的一视。

“你别那么多嘴多舌，不管怎样，就象我说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城里人就是爱搬家。否则他们就会晦气倒霉。只有那些时常换换邮政信箱号码的人才能够放心大胆地相信自己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再同他顶嘴了。然而，拐棍儿兴犹未尽，谈锋仍健。

“就象管道工人是专门拉管道的一样，干我这一行就是专门管给别人搬家。社会正是靠了我们才能够运转不停。可惜人生短暂”

中最重要的那次搬家叫那些拉尸首、抬棺材的给抢去了。其实我倒真愿意去干那种活。”

早先搭过话的、坐在箱子上的那一位惊愕而又厌恶地瞅了瞅拐棍儿，但是没有人愿去顶撞他。电话铃响了。拐棍儿脸上露出贪婪的光，赶紧抓起话筒，把那颗梳得油光锃亮的圆脑袋紧紧贴了上去。过了一会儿，他“砰”的一声搁好话筒。

“又有活路送上门来了，你去。这个顾客油水不小，我可不愿意把他丢掉。你给我小心伺候着。”

七

拐棍儿吩咐我去干的活计是把一批橱窗陈列用的人体模型从仓库拉到一家妇女服务商店去。仓库离开商店还有一段不短的路。

当我从黑乎乎的仓库里把这批货扛出来准备装车时，我不禁大吃了一惊。原来这一批人体模型一共十二个，都跟真人一样大小，而且全是女人形象。所有的模型全都是赤身裸体的，一个个都是脸蛋粉红颜色的嫩皮肤，丰满的乳房高高耸起，浑圆的臀部肥大逗人。模型的身体部分呈棕色，似乎这些娇躯整个夏天都在海滨浴场上享受了阳光浴。待到把这些模型一个叠一个地堆满在手推车上，这情景真活象是我洗劫了一家妓女院满载归来。

我开始推着这满满一车货色往前走。本来事情还算妥当，要不是半路遇上了一群半大不小的无赖少年的话。这群家伙围上来，跟在手推车后面走，一边发着尖声怪叫。

“嘿，咱们各人找一个妞儿带到旅馆去开开心。这里有的是新鲜原装货，”他们大呼小喊。

“甬去旅馆啦，还是在公园里干吧，更便宜点，岂不更好吗？”

“倒也是，不过草地上又湿又脏，她们受得了吗？说不定她们还是更习惯在旅馆里干的吧？”

那帮人似乎都一致赞成。

“我挑这个脸蛋红得象玫瑰，有多娇嫩，象个大洋娃娃，是不是？你们大家每人挑一个吧。”

“还等什么，赶快动手，等有人来就不好办了。”

那群小无赖一哄而上，推推搡搡，想把人体模型从手推车上往下拖曳，幸好车架横挡还紧紧绑着一条粗绳子。然而那些模型的手脚都是活动的，于是这帮不要脸的家伙把她们的躯体翻转过来，把她们的手脚掰开，抚摸那最悠关风化的部位。这一来，车上的景象便不堪入目：一个个双臂朝向天空，柔情绵绵地张开怀抱，或者是不顾体面地把大腿朝两边叉开。她们毫无道德上抵抗能力，她们的下身原来毫无沟洼，然而在这些家伙的袭击下出现了一道道缝隙，而小无赖们继续高喊狂笑。他们的表情真叫人想狠狠揍他们一顿。

我那时已经缓缓来到一些狭窄的小街，街上虽然只有行人来来往往，然而人很多，拥挤得很。为了要往前走，我必须推着堆满不会动弹的人体模型的手推车从男人们便便大腹和女人们挺不情愿的背脊之间钻来钻去。模型的赤裸的大腿猝不及防地从背后朝过路人脚关节踹一脚，再不然朝他们的腰际猛跌一下。那些粉红色的大洋娃娃自己却毫不知羞地四平八叉仰躺在车上。过路行人被惹火了，而在此同时，那些半大小子又大声高喊越来越不堪入耳的下流话。

“你带上保险套没有？否则会生出小洋娃娃的，是吗？”

“怕啥，玩完了我们就把她们扔在洋娃娃柜子里。”

“在我念完书当上牧师之前我可不愿意先做父亲。”

“我也不乐意为不会走路的女洋娃娃付一大笔子女赡养费。”